

諸

名

青



諸大名家評點

評註柳柳州全集

魯尚秋書

序

韓柳並驅當時已有同稱雖退之亦嘗言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
蔡不足多也夫其驅駕氣勢掀雷扶電撐挾於天地之垠與昌黎偕和千
古豈瑣瑣者可輕擬其優劣哉迨既遭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又倣離
騷數篇情文悽惻後人編其集者別為數十卷而撫異音釋疏別精審乃
知其好奇字如楊子雲世推之誠至矣若以河間一傳不得入館閣此俗
人之論又何足以輕重子厚耶史稱子厚喜進失志或少短之不知其志
氣沉鬱念所藉以不朽者絕功名而恃文章其精神自足獨行千古造物
之所以厄子厚者正所以厚子厚也人何能窮子厚哉語云窮愁之言易
工非知言已

諸大名評註柳州全集目錄

◎卷一

禮部賀冊尊號表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讎議

上李夷簡相公書

與裴墳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顧十郎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與許京兆孟容書

與李翰林建書

◎卷二

與蕭翰林俛書

與楊京兆憑書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與李睦州服氣書

與呂恭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啟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

◎卷三

封建論

時令論上

謗譽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愚溪詩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陪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班孝廉序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序

送婁秀才遊淮南入道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獨孤申叔侍親河東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澥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序飲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僧浩初序

序棋

◎卷四

箕子碑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新堂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游黃溪記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興州江運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永州萬石亭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零陵三亭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卷五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鈞鋤潭記

鈞鋤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永州鐵爐步志

塗山銘

武岡銘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舜禹之事

桐葉封弟辨

◎卷六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觀八駿圖說

說車贈楊誨之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愚溪對

對賀者

設漁者對智伯

吏商

三戒

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段太尉逸書狀

唐中散大夫張公墓誌銘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祭十郎文

祭崔簡旅櫬上都文

諸大名評註柳州全集卷一

表

禮部賀冊尊號表

領起尊號
宏音壯采

一段言尊
號之宜加
是贊頌體

雅切不浮

一段自謙
作收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五^五蠱六^六賊盡除。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勲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鞅望。百工怨思。是以啟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眾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布。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慶超遠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潢污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

萬歲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國孫執升曰。棧表自入駢麗。每皆浮泛不切。於題甚遠。然欲切貼。又入小家纖悉。此篇只將尊號十字。逐字詳發。既不浮泛。又不纖悉。自是莊嚴得體。

註一陛下天子之稱。獨斷。天子必有近臣。執兵立陛側。以為不虞。人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

也。二率土謂境域以內也。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三極邊境也。爾雅謂之四極。淮南子紀綱八極。四元和唐憲宗年

號。五六幽六合幽遠之處。後漢書光被六幽。六蟲賊食禾稼之蟲也。因喻為小人之為害者。七百工猶言百官

也。八昊穹謂天也。九夷夏謂夷狄與諸夏也。十帟讀如札。通作匝。環繞一周曰一帟。十一九圍九州也。詩

帝命武於九圍十二八裔言八方之荒遠處也。李詩大鵬飛兮振八裔。十三河清黃河水混濁。古以河清為太平祥瑞之事。十四

山呼漢書武帝紀親登崇高。聞呼萬歲者三。元史禮樂志元正受朝儀。三叩頭贊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凡傳山呼。控鶴呼噪應和。

呼。應曰萬萬歲。**五**屏營惶恐也。國語屏營仿惶於山林之中。

獻平淮夷雅表

一段自述
感恩

一段贊誦

一段自述

獻表

卓絕名言

志願宏大

引周宣王

見雅之宜

作

敘次詳明

以下贊美

武功轉出

獻雅

應周宣一

段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
 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
 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
 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
 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
 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
 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鉤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
 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
 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剪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
 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
 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
 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評茅鹿門曰古岷多奇

評孫執升曰贊美有唐武功却先說宣王中興此不是揚厲周宣誇耀唐宗見得武功既成大雅宜作以為獻雅証佐至其前後自陳不亢不

促又寫得婉摯杰然大雅之作

註一負罪竄伏子厚坐王叔文黨二遐壤言遠地也三懷印曳紘紘也絲謂有官職也四陛下註詳上禮部賀冊尊號表篇五大慙言首惡也指吳元濟六

金鼓指軍中樂器七戎行謂軍隊也左傳屬當戎行八周宣王厲王子名靜厲王死於燕吉甫方叔召虎諸賢北伐獫狁南征荆蠻淮夷徐戎復文武之業周室中興九大小雅詩大序雅者正也言

正有大小故有小十采芑詩小雅篇名宣王中興命方叔雅焉有大雅焉十一采芑南征荆蠻其班師時所作也十二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十三鏗鎬鐘鼓聲相雜十四夏州州名魏置元廢故址十五劍南劍閣之

夷也十道之一今四川劍閣以南大江以北及甘肅岷冢山以南之地十五天衷言能剪滅羣賊乃十六尹吉甫

見本篇上周宣王註十七昧死言冒昧而死再拜言

也漢畫昧死再拜言

周宣王註

也漢畫昧死再拜言

駁復讎議

敘述其事
作案
一段言旌
誅不可並
用
一句點醒
互發以足
上句意乃
成鉄案
一段言聖
人旌誅不
並用

再總一句

分寓旌之
不宜誅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奪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

分寫誅之
不宜旌
以下駁其
議誅之失
翻折以窮
其義是駁
辨體
纔是折獄
手
引公羊以
証可旌不
可誅

一篇結案
緊應前議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
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
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
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
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二十。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
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
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

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二十三謹議。

散。唐荆川曰。理精而文工。左國之亞也。○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

評。盧文子曰。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八字立案。見得宜旌不宜誅。

評。孫執升曰。前半幅說旌與誅不可並用。後半再說宜旌不宜誅。蓋前

半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論。後半是論事。故作側重之語。前半寫旌誅不

可並用。妙在中幅分寫得明暢。後半幅宜旌不宜誅。妙在引證得的確。

註。一。天后唐武后也。高宗之后。高宗崩。后臨朝。同州即今陝西三。下

邽唐縣名。故城在今四。手刃父讎後趙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為驛

慶手時陳子昂為諫議六。誅之而旌其閭元慶孝烈。欲捨其罪

刃之大夫。故稱諫臣。七。國典是一國之典八。無

以正國法。然其孝義可嘉。故旌其閭。以褒之。九。凡為子句言子不當譽其父

為賊虐言無使殺人者十。凡為治句言

雖有讐亦不可殺。殺則當死。

十一 黜刑 言過於刑也。

十二 本情 言原情也。

十三 讞 音彦。評議罪獄也。

十四 州牧 長州

也。猶言蒙蔽也。

十五 蒙冒

猶言蒙蔽也。

十六 戴天

言同戴天。

禮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也。

十七 枕戈

言以戈為枕。

不

敢一日忘復仇之念也。

禮

大驚 音教。驕蹇不馴也。

十八 非經背聖

謂不合乎禮也。

十九 調人

調和萬民之仇怨者。

官名。周禮地官之屬。掌

廿一 推刃

言一往一來。

相

廿二 不除害

謂復仇及仇人之子

也。猶言治也。

廿三 從事

猶言治也。

殺無已時也。

廿四 不除害

謂復仇及仇人之子

不得

◎書

上李夷簡相公書

具官

一段隱然
自喻

頓一筆

說着相公
誠可憐憫

又頓一筆

以下方切

自己發言

盤旋嗚咽

備極情文

猶望不止

下始入李

日月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獻書於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欲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

正求一通

反求一通

並不自明

却已自明

筆筆高妙

通篇一齊

收束

以國士之

報自矢

位。宗元實竊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舍而不顧。則知沉埋^{十四}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繇。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十五}。決在此舉。無任戰汗^{十六}隕越之至。

評金聖歎曰。沉困既久。其言至悲。與昌黎應科目時書絕不同。蓋彼段

段。向。句。字。字。負氣傲岸。此段。段。向。句。字。字。迫蹙掩抑。則所處之地不同也。看他拉拉雜雜。將墜者字。烏獲字。千尋之綆字。千仞之艱字。不可遇字。幸遇字。號字。望字。呼憤自斃字。如桃花紅雨。一齊亂落。便成絕妙收煞。此文分兩半篇看。上半篇是隱喻。下半篇是實說。上半篇妙在將下半篇所欲言者。向。句。影起。下半篇妙在將上半篇已言者。向。句。點合。只

是一篇前虛後實之文。藍本從昌黎後十九日上宰相書。脫化出來一

結更見收拾全力。

①節即符節古使執以示信之物 ②柳州府名唐置州治今江西馬平縣 ③相公宰相之稱時李夷簡為相 ④

三塗左傳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按三塗古險要之地即大行轅轅崤澠也 ⑤千仞極言高也古八尺為仞 ⑥贖與

通心根也 ⑦烏獲戰國時力士史記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 ⑧綆汲井

所用繩也 ⑨千尋極言長也古謂八尺為尋 ⑩齒少心銳謂年少而心勇也 ⑪窮躓墜隕言卒

仆也喻事之失敗躓音至 ⑫孤囚謂貶謫也 ⑬吭音瓶咽喉也 ⑭踣音匐也 ⑮通塞言運之否泰也 ⑯

戰汗因懼而汗出形容容畏懼之辭

與裴墳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

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

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

敘起

一段言得罪之由在先得官

一段言得罪之由在性倨野只此是心悔

一段望朝廷怨耶非耶

指同禹錫輩

一段望知己

一段又望朝廷望實深切

一段又望知己

自結無聊

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根。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與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叢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

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悚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

評茅鹿門曰。亦自悲楚。

評孫執升曰。通篇純作憤懣無聊文字。極寫怨望心事。前二段自述得罪之由。中後四段。凡怨望朝廷。寫作兩番。怨望友朋。亦寫作兩番。此不是重複。蓋怨望朝廷而不得伸。轉而望之友朋。怨望友朋而不得伸。又轉而望之朝廷。望之朝廷而終不得伸。于是決意望之友朋。故作四段寫來。展轉反覆。純是一片憤懣無聊情況。孤臣心事。極力寫盡。屈子天問。不得崑美於前。

一儔輩

猶言儕輩

二權衡

品評事物也。李白文。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

三譎張

言欺謾也

譎音翰。尚書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四倨野

謂倨傲野俗也

五郵傳

驛傳也。唐書州部多巖田。又郵傳劇道。

六愆尤

猶言過失也。

七禁錮

謂禁止錮閉。使不得仕進。如近世言永不敘用也。後漢書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

公性狷介
自守故言
之退遜
有層折
一段自謙
不敢為師

屬八堅然言決然出而伸白九不貢不來貢賦不十擊壤古遊戲

學紀聞引周處風土記壞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先

側一壞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壞擊之中者為上帝堯時老人有

擊壤歌即日出而作十一鼓腹言飽食而閒暇無事也莊子夫赫胥氏之

日入而息云是也十二熙熙和也十三呻吟病時十四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

言於國者十五燕谷兩句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鄉衍吹律十六流言無根之言

十九金州即今陝西金縣二十右職高職也二十一玄冥黑闇也淮南子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

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

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

以下言為師必遭世人訕詈
摘師字論世久不為此言
借韓愈論為此言者必遭訕罵
一喻世人訕詈
蜀日越雷說頗近詠
諧何兩人之相左如此
涉語成趣罵得暢快
一段自言畏世人訕詈
一手扼定再喻世人訕詈

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子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閤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嗽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

貼合為師

法老

一段言中

立不必假

師

一段言自

己不敢為

師此是承

上接下

文氣融活

結住

以上論師

以下論文

虛籠句答

來書意呼

出下半篇

以下言自

己為文之

法

正論鑿鑿
叠作四層

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

數字懼字
點眼
欲字點眼

頓句承上
起下

本字點眼
參字點眼

遙映羽翼

句作束

又蹴一波

挽上師字

收結通篇
此法得之
西漢文中

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守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茅鹿門曰。子厚諸書中佳處。亦其生平所為文大指處。

金聖嘆曰。此為恣意恣筆之文。恣意恣筆之文。最忌直。今看其筆筆

中間皆作一折。後賢若欲學其恣，必須學其折也。

程載翼曰：文因折而得勢，句以奧而生姿。望之蒼然如球圖赤貝。

孫執升曰：合前後看來，雖是辭為師之名，然已盡為師之實。前半篇

說世人不知有師，已罵盡世人。後半篇說自己為文，亦是贊盡自己。蓋

師以明道。今說己文章所以明道，則是有得乎師之文者，即得以師之

己雖不言師，而師之能事已盡。一結說出通篇主意，真是全力量。

一吾子爾汝之稱。孟子吾子過矣。**二**韓愈字退之。唐鄂州南陽人。其文深探本源。

為師之道甚詳。**三**抗顏謂正顏不屈也。**四**炊不暇熟言不安也。即莊子言孔席不得黔之意。**五**挈挈

與汲汲同。**六**屈子即屈原。戰國時楚人。仕楚為三閭大夫。為令尹子蘭所譖，自投汨羅死。**七**庸蜀庸，古庸音。借用字。

湖南大庸縣。蜀，即嶺南。**八**嶺謂嶺南。**九**越同粵。即嶺南地。**十**銜誇耀也。**十一**呶呶喧語不已。韓愈文

今四川成都縣。**十二**冠禮天子與諸侯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始行冠禮。惟

汝不懲耶。而呶天子與諸侯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始行冠禮。惟**十三**冠禮天子與諸侯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始行冠禮。惟

薦笏

版。古禮朝見時所執者。

十四撫然

失之貌。

十五拂然

貌。

十六恢恢

而無

先總駁韓書不是

譏諷嚴峻

一段駁其避人禍

一跌甚妙

所不包也。(老子)天
(七)炳炳烺烺有聲色
(十)掉弄丸剝也
(十一)偃蹇天橋
網恢恢疏而不失。(七)炳炳烺烺有聲色
用為傲。(十一)羽翼鳥類藉羽翼以飛而兩翼在其左右故
慢之義。(十一)春秋傳春秋者
刪定之為春秋。(十一)穀梁春秋三傳之一
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十一)穀梁春秋三傳之一
之書皆。(十一)國語書名史記左丘
道家。(十一)國語書名史記左丘
遷為太史公。(十一)國語書名史記左丘
故稱太史。

與韓愈論史官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祿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

文如貫珠
再跌

激出作史
意屹不可

移一段責其
避天刑

亦是正言

總駁人禍
天刑兩句

尤透切
又一件証

妙解疊疊
又歷引諸

人以駁人
禍天刑之

說

立論侃侃
駁得退之

倒

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同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

一段責其
推委
一筆萬鈞
思致搖漾

責備賢者
固應爾爾

一段責其
感鬼神
一段責其
負所學負
君相

一句勉之
一句激之
一句責之

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
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
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
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
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
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
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
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
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
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評呂東萊曰。是一篇攻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諍臣論。

評茅鹿門曰。子厚之文。多雄辯。而此篇尤其卓犖峭直處。

評董思白曰。昌黎如何人物。書中可見。而有時乎為利害所感。則河東之辨駁。不能已耳。古人相知之深。洵未嘗避其所諱。

評孫執升曰。篇中一起總駁韓書之非。下分段備細痛責。一段責其避人禍不肯作史。一段責其避天刑不肯作史。一段責其推委同列不肯作史。一段責其惑信鬼神不肯作史。一段責其下負所學上負君相不肯作史。末幅一收作三段看。一段勉勵之。一段激發之。一段切責之。皆是疾風驟雨之文。劈頭劈臉而來。令人不可躲避。又是一種筆法。

註 **一**冒 謂僭濫也 **二**館 謂學舍也 **三**密地 謂禁中嚴密之地也 **四**掌故 謂國家之故實也。今統謂一國之典章制度

曰掌 **五**回 邪曲也 **六**春秋 本魯史之名。孔子刪訂之為春秋。 **七**范曄 字蔚宗。南朝宋時為宣城太守。著後漢書。

被禍後 **八**司馬遷 漢人。為太史。作史記。李陵降匈奴。遷極言陵忠。上怒下遷腐刑。 **九**班固 字孟堅。漢人。著漢書。後以

始行世 **十**崔浩 字伯淵。南北魏武城人。著魏書三十卷。立石銘。遂被誅。夷。 **十一**左丘明

起處言人
心可辨

以下辨出
三項人

一項

一項

一項得其
人

以下入事

自指

(史記)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
喻分明不
相混之貌
(十五)軒也
(十六)行行直之貌
(禮)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書)孜孜
(書)子思日孜孜
(十四)磊磊
積貌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置書十郎。凡號門
 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
 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趨趨
 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不為門下
 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
 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
 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
 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眾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
 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

評註柳柳州全集
 卷一 書
 十二

以下自憾
不能効用
於平日
說進
說退

總進退說

以下自恨
今日効用
而不得
自明上書
之意

子厚每念
不忘收復

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
璫璫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
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
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
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
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
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
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
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
涕。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茅鹿門曰。幌朗。

孫執升曰。通篇皆是自明其効用之心。一起說人心可辨。隨即辨出

三項人。以見己非第一第二項人。乃是第三項人也。後幅一段自恨不能効用於平日。一段自恨今日欲求効用而不可得。至不得已。上書自明其心。以見區區圖報之意。未嘗敢忘末幅。又冀當於萬一。純是一片有恩未報。終夜未寐心事。却能曲曲寫盡。

①門生 受業者曰門生 ②永州 府名。治今湖南零陵縣 ③纓冠束衽 謂整理容貌也 ④蜂

附蟻合 言依有勢者而進也 ⑤煦煦 音吁。詔笑貌 ⑥赳赳 音疽。欲進不前也 ⑦便辟 論語友便辟。未注謂

習於威儀 而不直 ⑧匍匐 伏地以行也 ⑨庶士 儒林之稱 ⑩司徒 官名 ⑪飛語 無根之語也 ⑫壽

張 言欺謾也。壽音翰。畫民無或胥譁張為幻 ⑬劉禹錫 唐中山人。字夢得。官至集賢殿學士。其文則於昌黎柳州外。自為軌轍。詩亦精銳。所著曰劉賓客集。凡四十卷

⑭瓌瓌 猥屑之貌。晉書瓌瓌常流離 ⑮偃蹇 天橋也。沿用為傲慢之義。左傳彼皆偃蹇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己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

推贊一段

漸入書詞

以下皆言
乘弊政之
後不可如

是

一段言弊

政之後貧

富不得其

實

弊政實有

此事

駁得是

一段駁免

貧者稅

一段駁不

益富者稅

引孔子証

上二意

轉筆提甚

轉筆提甚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
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
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
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
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
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
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
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
苦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
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掬。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
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

弊政如此
一段再駁
富不蓋稅

言皆中節

引管子為
証

定制是本
政

繳清乘弊
政之後不
可用此法
明答書之

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富。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愈精。則下愈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材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

意
下以贊其
薦揚宣英

措辭特妙

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評茅鹿門曰。纖悉。

評孫執升曰。免貧者賦。而不益富者稅。篇中單言乘弊政之後。不可用此法。其實乘理政之後。亦不可行。前幅力言弊政之後。貧富不得其實。不可行此法。中幅止辨免貧病者。不益富者之稅。亦是偏枯。繳清乘弊。

政之後。尤為不可。文法周匝。末處以薦韓宣英作收。餘音自爾縷縷。

註 一劉夢得名禹錫。唐中山人。其文於昌黎柳州外。自為 二蒙者謂愚

聽穎之 三賄賂以財貨贈之也 四捃拾拾取之也 五經界謂農田之

人也 六管子即管仲。春秋 七市井謂市也。管子注。立市必四 八丁田謂人口與田畝

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九永州即今湖南 十春秋本魯史名。孔子刪訂之為春秋。傳

四卷曰管子 十一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世 十二背馳言相背而馳。喻 十三祁大夫名奚。春秋晉大

因謂知府為二千石 十四赤可謂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可。羊

軍尉請老。公問代之者。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可。羊

舌職死。公曰。孰可代之。對曰。赤可。時人謂奚。稱其讐不為詔。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平 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

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

一段謝來

愁中病魔
極切情事
向有餘感
歷敘往事
以明得罪
之由

一頓

亦箇中情
事

亦必有指
遭此坎坷
失志可發
悲憤

此則與蕭
翰林書有
別

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鄙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軌事既壅。隔狼忤貴近。狂疎謬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

子厚輸服亦世所難

以下述不

死之故一

在恐墜先

緒轉出不得

已之情一

在無嗣

窮蹙言出痛腸

聲淚橫流

一在念先

嗷嗷切切

一字一淚

遙情寄慨

酸心吊淚

一在存手

澤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尋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托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古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

又從憂思
中想出

事事關心

一唱三歎

絕似李陵

答蘇武書

情景

酷摹古人

手筆

又用振喝

以下言世

不能明我

急轉寓意

深切

兼敘兼疏

參辨古今

何等明確

以下言已

不欲自明

引古人之

盪垢滌瑕

者以自擬

俱為自家

果數百株。多先人^{十五}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
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復何敢更望
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
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
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
過^{十七}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十九}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
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
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廿三}
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
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廿九}

寫始
再作鎖頓
引起正文
以下言已
又不能著
書立說亦
是末路一
着
悲楚中復
自激昂
激騷之音
意味悠長
總束前文
一一打轉
應子息
應舊居
應婚娶
即此足以
自慰亦是
真話

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洪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道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茅鹿門曰。子厚最失意時書。却寫得最得意。直可與太史公與任安

書相參。而氣則嗚咽蕭颯矣。

孫執升曰。鹿門先生謂此書與馬遷報任安書相似。然亦有不同處。遷書激昂。此書悲憤。遷書寫得雄快。此書寫得鬱結。遷書慷慨淋漓。此書嗚咽憐惜。分道揚鑣。各臻其妙。○前幅寫被罪之由。惓惓引過。後幅寫免死之故。睽睽宗祧。尤是仁人之言。

一得罪

王叔文專國政。招致文人以倚重。子厚附之。及叔文死。子厚被貶為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

二兀兀

不動貌。

三痞結

腹內氣隔之病。不痛者為痞。痛者為結。

四膏肓

腹內部位名。左傳晉侯疾。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五負罪者

即指王叔文。王叔文。王叔文。王叔文。

六元元

子元也。國策。元元。元元。元元。

七艷

音蓄兀。旁午。為事之煩雜之稱。

八旁午

為事之煩雜之稱。

九構

子元也。國策。元元。元元。元元。

十冢嗣

長子曰嗣。冢嗣。冢嗣。冢嗣。

十一無與為婚

宗元與楊憑書中。自云寡居十

十二寒食

荆楚歲時紀。去冬至節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

十三馬醫

氏門徒。遇乞兒馬

十四先人

子厚曾伯祖爽也。

十五無兄

子厚曾伯祖爽也。

盜嫂漢書直不疑傳不疑狀貌甚美或毀其盜 **(七)** 媪婦翁後漢書帝第

戲謂倫曰聞卿為吏榜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乎倫 **(六)** 管仲禮記

子曰管仲遇 **(九)** 匡章齊人皆稱其不孝孟 **(十)** 劉寬字文鏡嘗行郊外

盜取二人馬寬無所言下駕步 **(十一)** 鄭詹鄭大夫叔詹也晉文公過鄭鄭

歸有頃認者得牛以牛送還步 **(十二)** 鍾儀左傳晉侯見楚囚

後文公返國遂伐鄭曰子我詹而師還 **(十三)** 叔向叔向曰祁大

詹往晉人將烹之以其詞順而釋歸左傳晉囚叔向叔向曰祁大

也孟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十四)** 范痤魏王使吏捕之座上屋騎危謂使者曰

其獨遺我乎祁奚 **(十五)** 荆通漢范陽人曾教韓信反信不從及信誅高帝召捕

也將奈何魏王曰善座因上書信陵君因言於王而出之 **(十六)** 賈生王太傅後文

張蒼兩句蒼陽父人有罪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

誅滕公救之得免後又 **(十七)** 鄒陽兩句漢書陽之梁從孝王遊陽為人

得蕭何薦遂拜為大將智畧慷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

一段喜來

一段求藥

一段言滿
永之苦
無可自容
說得悲愴
俱是寓言
寫情悲酸

帝思之。徵至朝。入見。(一)倪寬兩句。漢武帝時。寬有罪。韓說諫。帝感其言。遂赦寬。復用之。(二)董仲舒上方受釐。坐宣室。(三)倪寬兩句。漢武帝時。寬有罪。韓說諫。帝感其言。遂赦寬。復用之。(四)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下吏當死。詔赦之。復為大中大。夫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五)觀縷(六)委曲也。(七)觚滯(八)猶言抵觸。(九)少北句。柳州極南多瘴癘。故云。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跽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脾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

真至
固可悲亦
可弔何其
言之不廣
也

一段自言
餘生所志

人生如白
駒過隙

不可不悟
一段自言
所學

以下附記

亦是得體

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
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
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瘖殘頑鄙。不
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
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
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
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
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
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
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照僕。僕豈敢眾人待常
州耶。若眾人。即不復照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

他書可取
觀此書可相
觀

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以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茅鹿門曰。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煇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瓌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塞曲。令人斷腸者也。至其中所論文章處。必本之乎道。當與昌黎並驅。故錄其可誦者。

○孫執升曰。子厚謫居後諸書。其文意大略相似。然合諸書讀之。其詳略之法。各極其妙。如答許京兆書。詳寫被罪之由。不寫謫永之苦。此篇獨寫謫永之苦。不寫獲罪之由。蕭翰林書。詳寫居永之苦。不兼寫貧病。此篇寫居永之苦。兼寫貧病。答許京兆書。詳寫娶妻嗣續。此篇略寫娶妻嗣續。只此數意。詳略寫來。各臻其妙。

註一夢得唐劉禹錫字。其文於昌黎柳州外。二蓬蘽兩草名。三蹙然足蹙聲也。

楚音。四痞疾腹中氣隔不通之病。五餘甘橄欖之別名。六永州即今湖南零陵縣。七射工一名蜮。

稱狀如鼈。三足。在水中。八沙蟲水中所生之小蟲。九園土周禮以園土納之。注園土。

獄城。十尋丈極言地方狹小也。十一愴愴悲痛也。十二量移唐時人臣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安置。謂之量移。

十三悠悠渺邈無期貌。十四羸餒言瘠而飢也。國語民之羸餒。十五裴應叔唐裴墳字。

諸大名評註柳州全集卷一終